

淮海後集

下

詩 三 四
雜文 五 六
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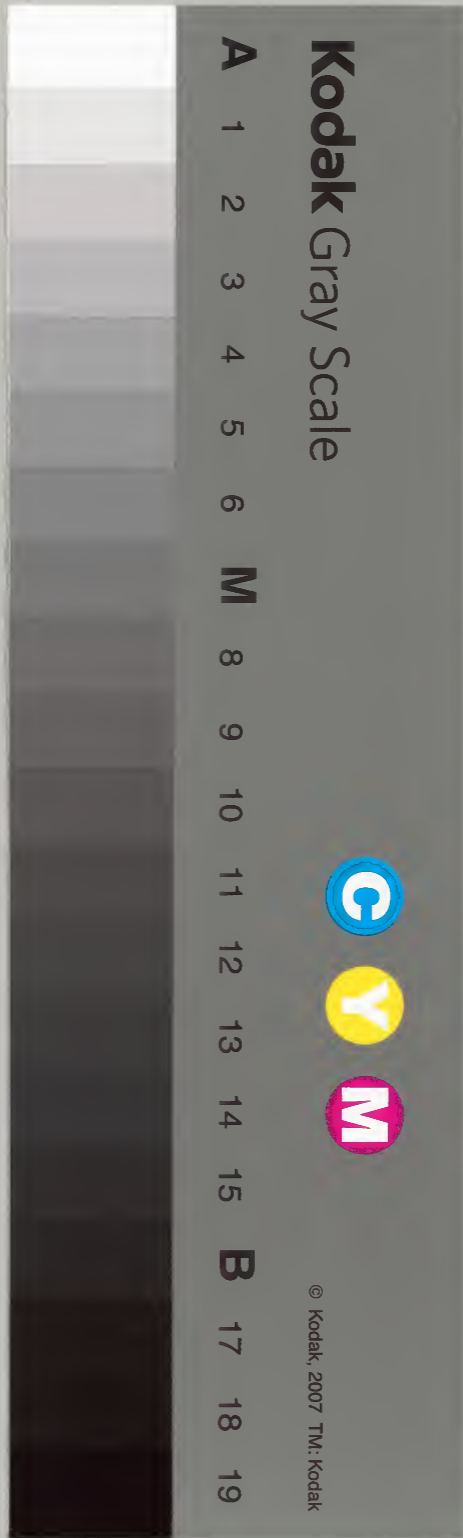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五	四	六	二
類	函	架	冊	一
號	九	八	〇	一

內閣文庫	漢	五	四	六	二
架	冊	函	架	冊	架
號	一	〇	一	五	三

內閣文庫	漢	5462
冊數	10	(10)
函號	重 2	7

共十



原本の文字など不明瞭な個所があります。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淮海後集卷第三詩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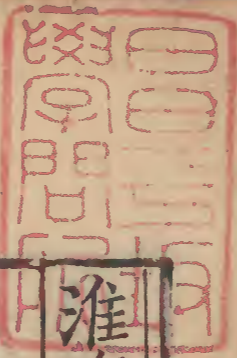
秦觀少游

次韻孔彥常舍人曝書

上帝圖書府傳觀詔特容嘉賓蒼佩玉盛饌紫駝峯散
帙牙籤亂開函錦襲重君羨羨如可請願備北堂供

次韻莘老

妙齡隨計日紺髮度關年較藝先豪俊飛聲動眇綿祕
書窺甲乙密室詣溫宣已叶半千運仍親五尺天御香
春晚炷宮蠟夜深燃漢殿螭頭筆岐藩幕下蓮孔鸞人
共貴蘭蕙世皆憐附尾方瞳若提刀獨嚮然皂囊封細



札青簡續遺編壁府深難造龍媒雋莫先大農參奏計
宗伯與興賢玉鉉行真即金甌忽浪傳兩輪茗上駕百
丈剡中牽荏苒馮唐老淹回賈傳還星霜俄九換金竹
遽三遷鼓吹吳雲外旌旛楚水壩經綸殊未倦憂患復
相連惡草空搖毒群蝸謾污涎松筠終不易雨露竟無
偏憔悴千株橘荒涼二頃田幾書借船帖屢廣絕交篇
禪譽推龐蘊親評主閔騫懶因閑處極樂向靜中全歲
月黃塵裏鶯花白髮前冰臺清照底玉海湛無邊身世
尤飛隼功名眇蛻蟬蕉心難固待楮葉謾勞鑄佇續清
都夢還隨濁世緣泉虬淹已久風翻去應便預想朝元

處簪裾立萬仙

送陳太初道錄

先生簪紱後世系本綿瓜駐馬生枯骨回車濟病虵帶
雲眠酒市和月醉漁家落日千山路西風一枕霞幾年
流俗笑一旦五侯誇甚惜春深目琴憎雨後蛙背因書
字曲髮為注經華地轉東淮水天回北斗車新宮黃道
近舊隱白雲遐顧我身多累逢君意謾誇空提方士劔
未上客星槎何日同歸去重飛九轉砂

贈蘇子瞻

嘆息蘇子瞻聲名絕後先衣冠傳盛事兄弟固多賢感

秦卷後集三
慨詩三百流離路八千直心羞嬾竈忠方欲回天縲紲
終非罪江湖祇自憐饑寒常併日疾病更連年明主無
終棄西州稍內遷奏言深意苦感涕 人傳前席須宣
室非熊起渭川君臣悅相遇願上角招篇

次韻安州晚行寄傳師

投暮安州北蒼煙亂眼昏茅茨人外路砧杵月邊村野
水飛雲薄空林噪雀繁幾人堪此樂逢客莫輕論

題五柳亭

結御依流水新題五柳亭登臨有遺味攀折不勝情隔
岸聞聞鼓遶軒舟舫橫

觀寶林塔張燈次胡瑗韻

飛來峯上塔然密奉慈觀互照三 冢分輝七寶欄勢
擎金界迥影蘸玉奩寒次第邊烽舉高低祭燭攢虹旌
排陣堞火傘御靈官魏乘珠千顆隋帆錦萬端華敷連
藏海光集匝宮壇罔罔連青昊熒熒逼翠巒月卿秋
思星將夜濡翰繼聽鈞天奏尤知屬和難

還自湯泉十四韻

歲晚倦城郭聯聯度葉戛天黃雲脚亂村黑鳥翎訛潦
水侵生路晴天落慢坡澄江練不卷温井鑑新磨漁火
分星遠沙鷗散點多霸祠題玉筍龍窟受金波琬琰存

吳事兒童記楚歌孤龕瘦居士雙塔墨頭陀飛鼠鳴深
穴胡蜂結巧窠晚參圓白足昏禿禮青螺馭沉荒甃
仙春沒淺莎杖藜從莫逆談笑入無何滌澹日連霧蕭
騷風轉阿華清俄夢斷回首失煙蘿

辨才法師嘗以詩見寄繼聞示寂追次其韻

遙聞隻履去脩然詩翰纔收數月前江海盡頭人滅度
亂山深處塔孤圓憶登夜閣天連鴈同看秋崖月破煙
尚有衆生未成佛肯超欲界入諸禪

次韻公闢州宅月夜偶成

其一

新秋過雨月如霜緩足蓬萊徹上方翠木玲瓏藏寶象
白煙濃淡鎖華堂書名越艷誰興發角動單于自感傷
山似卧龍天似水却疑身在海中央

其二

驍驍千重雨後涼月含秋色上東方風催絡紵歸金井
月轉檀欒陰晝堂游目騁懷佳興發感時撫事壯心傷
歸來枕簟清無夢卧看明星到未央

次韻公闢即席呈太虛

與君鄰並共煙霞乘興時時過我家更漏一新聞曉角
門闌數級看秋花湖山對值全如買風月相期不用賒

賴有醉毫吟更苦他年分作句圖誇

次韻公闢將受代書蓬萊閣

城連湖岸水爲關旦暮樵風自往還
龜負寶林新佛地龍蟠使宅老仙山
平生仕宦今何得終日登臨獨未閑
歲滿徘徊難遽別就中瀟灑異人間

次韻公闢聞角有感

一聽胡笳動越吟聲地底氣逾深
千宮月色單于曲萬里天光魏闕心
秉燭何人猶把盞挑燈有女正穿針
早寒時節黃昏後更逐西風應遠砧

寄公闢

憶昔都門手一携春禽初向芾蘿啼
夢回金殿風光別吟到銀河月影低
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醒玉盞照東西
何時得遂扁舟去邂逅從君訪剡溪

呈公闢

東歸行路歎賢哉碧落新除寵上才
白傅林塘畫去吳山花鳥入詩來
唱酬自有微之在談笑應容逸少陪
除此兩翁相見外不知三徑爲誰開

奉和莘老

童子何知幸最深父班籍湜奉登臨
挾經屢造芝蘭室揮麈常聆金玉音
黃卷香焚春晚晚絳紗人散夜蕭森

明朝只恐絲綸下回首青雲萬里心

中秋口號

并引一云雲閣白語

伏以四難并得既為尊俎之佳期五福具膺實號搢紳之盛事矧中秋之屆候宜公燕之交歡恭惟判府大資身遇聖神家傳將相時應半千之運論歸尺五之天姓名久在於金甌方面暫分於玉節浮堦飛閣引南國之佳人豪竹哀絲奏西園之清夜

雲山簷楯接低空公宴初開氣鬱葱照海旌旛秋色裏激天鼓吹月明中香槽旋滴珠千顆歌扇驚圍玉一叢二十四橋人望處台星正在廣寒宮

致政通議口號

并引一作秋燕口號

竊以五福具膺實搢紳之盛事四難并得亦尊俎之佳期恭惟致政通議馬鶴英姿鼎槐華胄身見六朝之盛位登兩省之崇北陌東阡時命青牛之駕左圖右史日從赤松之遊判府左丞神嶽殊鍾星躔異稟方面雖分於玉節姓名已覆於金甌舉白飛觴極水陸四方之饌彈絲擊石盡賓主一時之歡

秋空畫隼照新晴符隱庵前小隊停玉尊金醪通繾綣鳳笙龍管入青冥靚粧釀酒花侵席寶獸呀香霧滿庭太史應占豫州分上台星近老人星

口號

美酒忘憂之物流光過隙之駒不稱人心十事常居八
九得開口笑一月亦無二三莫思身行無窮且賭尊前
見在功名富貴何異楚人之弓城郭人民問取遼東之
鶴付與香鈿盡鼓盡歡美景良辰欲奏長謠聊陳短韻
平原居士今無影鸚鵡空洲誰舉杯猶有漁陽搥槌鼓
爲君醉後作輕雷

悼王子開五首

其一

我昔官房子長懷忠穆賢里無行馬第山有卧牛阡當

代三公後惟君五福全桐棺遠歸柩追舊幾潛然

其二

早爾金閨彥頎然玉筍班周旋三友益零落十年間輾
轉靈輶動愍揚素旒還暮年還抱愛應辨追攀

其三

蕭散竹林風平生約略同官班嵇叔夜年輩晉安豐民
詠濡湏政朝推胸臆功九原無復作埋玉恨何窮

其四

南浦維舟訪東堂抵榻眠後期猶指日輕別遂終天墨
妙今初貴詩名久已傳清風如未墜諸子更翩翩

其五

已矣知無憾賢愚共此途
白駒馳白日黃髮掩黃壚
和氏終歸趙干將不葬吳
擎痾如可彊猶擬奠生芻

淮海後集卷第三

淮海後集卷第四 詩

秦觀 少游

秋興九首

擬韓退之

逍遙北窻下百事遠
客慮無端葉間蟬
催促時節去愁起如亂
絲縈纏不如緒
日月豈得已還復役朝暮
人生均有得悲歎我不誤
春愁自天時感憤亦真趣

擬孟郊

曉風有暴信暮蟬無好聲
曉風與暮蟬自與時節爭
獨客辭故鄉推車謁梁城
梁城道迢遞區區役吾生
不如

歸舊山藜藿安性情

擬韋應物

坐投林下石秋聲出踈林林間鳥驚棲豈獨傷客心物
亦有代謝此理共古今鄰父縮新醅林下邀同斟癡兒
踏吳歌姬姹足訛音日落相携手涼風快虛襟

擬李賀

魚鱗愁空排嫩碧露桂梢寒桂團璧白蘋風起吹北窻
尺鯉沉沒斷消息燕子將鷓欲歸去沈郎病骨驚遲暮
濃愁茫茫寄何處萬里江南芳草路

擬李白

芙蓉露濃紅壓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馬
梁邊燕子三見歸江頭白蘋老波底尺書不來空相望
斜吹踈雨濕秋江霜風暗引芙蓉香石上菖蒲三尺長
綠頭鴨兒棲萍草採蓮女郎笑花老木蘭船上動江水
不覺鴛鴦帶波起

擬玉川子

南州有病客起卧北窻下玉兔嚼光照清夜故人別我
京洛遊不寄一行三改秋秋色變冷客裘薄漸覺衣袂
寒颼颼作詩欲寄君未語先有愁不如呼童起危坐北
窻下一杯寬我千日憂眼前俗事何擾擾此夕盡向杯

中休何必懷黃金印兮爵通侯

擬杜子美

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閑人悲風有意催林葉
落日無情下水濱車馬潼潼諸道路市朝滾滾共埃塵
覓錢稚子啼紅頰不信山翁篋笥貧

擬杜牧之

鼓鼓晝夜戰北窓風霜葉鋪堦疊亂紅一段新愁驚枕上
幾聲悲鴈落雲中眼前時節看馳馬日下生涯寄斷蓬
弟妹別來勞夢寐杳無消息過江東

擬白樂天

不因霜葉辭林去的當山翁未覺秋北里酒錢煩屢索
南州詩債懶頻酬欲歌金縷羞紅粉擬插黃花避白頭
底事登臨好時節等閑收拾許多愁

金山晚眺

西津江口月初弦水氣昏昏上接天清渚白沙茫不辨
只應燈火是漁船

病中

踈簾薄幔對清燈鸚鵡喧喧自轉更風雨渺漫人卧病
地爐湯鼎更悲鳴

聞鴈懷邵仲恭

楚澤吳天去未遲
煩君且傍蒜山飛
白袍居士如相問
為說淄塵欲滿衣

冬蚊

蚤蠆蜂螿罪一倫
未如蚊子重堪嗔
萬枝黃落風如射
猶自傳呼欲噬人

文忠公云蚊子最可憎處是先要唱後來咬人

白馬寺晚泊

濛濛晚雨暗回塘
遠樹依微不辨行
人物漸稀疎磬斷
綠蒲叢底宿鴛鴦

雪上感懷

七年三過白蘋洲
長與諸豪載酒游
舊事欲尋無處問

雨荷風蓼不勝秋

和程給事贈虞道判六首

其一

刀圭雲母具晨飡
門對三層步斗壇
夜考鶴經分七九
曉占歲氣辨齡丹

居吟切黃八色

其二

火棗交梨近可飡
不須地肺及天壇
龜藏坎海毛皆綠
鳳宿嵩宮色自丹

其三

紫府沉沉掩夜闌
竹陰清掃月中壇
歲星偷得桃枝碧

董奉栽成李子丹

其四

囊中玉色已經食醉拂絲桐坐杏壇應笑倦游塵滓客
鬢毛蕭瑟事鉛丹

其五

漢武遊心縹緲間文成五利盡登壇何如屈曲韓夫子
不羨神君白玉丹

其六

使君本住道家山時訪元都太古壇陰惠已能造
治功不獨過韋丹

與州閑題

清酒一盃甜似蜜美人雙鬢黑如鴉莫誇春色欺秋色
未信桃花勝菊花

春詞絕句五首

其一

蒲萄裊暖薰薰微紅日窺軒睡覺時人倦披衣雙燕出
青絲披眉木蘭枝

其二

弱雲亭午弄春嬌高柳無風妥翠條懶讀夜書搔短髮
隔垣時聽賣餚簫

其三

都城春富百花披長憶人歸駐馬時
淺色御黃應好在為誰遠發去年枝

其四

風驅白雨洗園林蔽地飛花一寸深
狂紫浪紅俱已矣老春雖在亦何心

其五

顛毛漸脫風情少匣劍空存俠氣銷
人遠地偏無酒肉春深花鳥謾相撩

秋詞二首

其一

雲惹低空不更飛班班紅葉欲辭枝
秋光未老仍微暖恰似梅花結子時

其二

無數青莎繞玉階夕陽紅淺過墻來
西風莫道無情思未放芙蓉取次開

齊逸亭

燄發郎君更不歸故亭蕭瑟異當時
玉笙金管渾如夢只有梅花三四枝

春日

秦卷後集四
六
殘臘渺茫雲外日新春彷彿夢中來
雪霜便覺都無力
只見桃花次第開

雪中寄丹元子

陰風一夜攪青冥風定紛紛雪片零
想見玉清真境上
白虛光裏誦黃庭

宿軋明方丈

漫天白雪無端現佛室夜艾烏更啼
相逢解頰足自慰
勿語俗子念心携

新開湖送孫誠之有龍見于東北因成絕句

狂客走影黯悠悠菡萏吹風五月秋
黃綬不爲無氣槩

蒼龍垂尾送行舟

呈李公擇

青篋擘麴銀鈎斷紅袂分時玉筋懸
雲脚漸收風色緊
半規斜日射歸船

落日馬上

日落荒阡白霧深紫駟嘶顧出疎林
回頭已失來時路
杳杳金盤墮翠岑

次韻參寥三首

其一

武陵漁子入花源但見秦人不得仙
會有黃鸝鳴翠柳

何妨白眼望青天

其二

長安仕路與雲齊
倦僕羸驂不可躋
但得玄暉曾折簡
何須平子更安題

其三

且折花枝醉復醒
人間時節易崢嶸
屠龍肯自羞無用
畫虎從人笑不成

和書天慶觀賀祕監堂三首

其一

老仙舊地枕東城
古木參天警晝聲
我亦願爲方外友

風流何必並時生

其二

史君平昔慕清一
到祠堂意一新
方外黃冠應指點
公應便是謫仙人

其三

衣履蕭條氣久清
豪家門館未嘗行
朱甍碧瓦何從得
疑有陰兵夜助成

和書觀妙庵

龍瑞宮中種玉人
誅茅結室傍秋雲
自言洞裏山川別
此處千分未一分

早春題僧舍

東園紫梅初破蕊
北澗綠水方通流
歸去一春花月夢
定應多在此中遊

盆池釣翁

誰刻仙材作釣翁
尺池終日釣微風
令人却憶鴟夷子
散髮五湖狂醉中

賞酴醾有感

春來百物不入眼
唯見此花堪斷腸
借問斷腸緣底事
羅衣曾似此花香

首夏

節物相催各自新
癡心兒女挽留春
芳菲過盡何須恨
夏木陰陰正可人

淮海後集卷第四

淮海後集卷第五

雜文

秦觀 少游

代蘄州守謝上表

愚罪著明當此萬死聖恩寬大尚假一麾顧惟昧冒之
深第積戰兢之至伏念臣不學無術寡偶少徒荷先帝
之誤知繇常負而擢用始欲悉力而舉職莫知長慮以
佐時自取悔尤至煩揮黜責其妄作便可屏之遠方憫
其知非猶當投於散地敢圖生死而肉骨尚容宣化以
承流況臣粵自去冬嘗陳愚懇願歸節求綰郡章雖
此左遷正符宿願恩既深而逾望感亦極而難言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大德海涵至仁天覆謂災眚之可赦以
過失爲當憐寬其未棄之誅開以自新之路辨之不早
嗟已迫於桑榆來者可追幸未填於溝壑誓捐軀幹上
報恩私

代程給事乞祝聖表

本州管內舊有應天寺者造於宋元徽中其地據寶林
山巔南直秦望北負卧龍巖山挾其左鑑水趨其前園
視井邑如閱圖畫越之形勝十得六七比於熙寧十年
八月遇火金石土木之觀一夕殆盡樓觀宮室化爲丘
墟父老過之倘佯悼歎若失所依憑者因相率詣州自

陳願以私錢修復故寺本州尋具其事上聞仍乞易爲
十方蒙朝廷報可賜號寶林禪院於是郡之衣冠縑素
無不悅豫鼓舞以謀報上因大出力財爭先請奮浮圖
棟宇次第告成曾未踰年已復舊觀蓋所據之地勝故
興也易所遭之時盛故成也速不然何以至是哉謹按
寶林禪院其地本名龜山前世文士見於篇章上有鰻
井歲旱禱雨輒應臣等竊以爲龜神物也有先事之智
而壽踰千歲鰻龍類也有施澤之仁而功被萬物位正
南方與時相見勢出人境足以有臨稽之於名効之於
物參之於方位考之於形勢而酌之於民情理從事順

實宜永爲頌祝陛下聖壽之地臣等自今後每遇同天
節只於本院啓建道場及禱祠雨澤吉祥齋供其餘官
中道場並不令於本院啓建夫下達士民之願上報君
父之恩臣子之職也臣等荷國厚恩無以荅生成之萬
一庶幾因緣塔廟少伸犬馬之誠仰瞻闕庭不勝大願
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坤成節功德文疏

寶曆開祥爰屬補天之運金行御氣適當夢帝之期躬
詣精廬妙修勝會致上方香積之飯閱西土貝多之文
庶憑調御之緣少効華封之祝太皇太后伏願睿圖鞏
固宸筭增隆日月無私永照臨於下土風雲不間長感
會於中天

代荅范相公啓

堯夫

器兼文武道備天人始列周行綽有棟梁之器及叅大
政鬱爲社稷之臣果振家聲遂當國相昔韋平嗣興於
西漢袁楊繼起於東京張公錫延賞之名陸氏取象先
之意雖云華族未必熙朝然猶前史以爲美談當世謂
之榮事固未有百年遇太平之運四世膺爰立之求以
今言之一何盛也某夙登門叨嘗頌威容念班謁以無
由第承風而竊抃

賀孫中丞啓

和甫

光奉明恩進陞中憲伏惟慶慰恭惟中丞侍郎受天間
氣爲世真儒力足以扶顛持危器足以致遠任重巍然
如衣服之有冠冕卓爾若鳥魚之有鳳鯤三朝充諫諍
之官奮身不顧七郡任蕃宣之寄爲民所思動靜不失
其時遜逆必求諸道比支物望簡在上心粵自貳御遂
登執法嚴霜被野旣知松柏之後凋猛獸居山將見藜
藿之不采某叨拘符節久遠門闌

賀吏部傳侍郎啓

光膺帝命進貳天官

云云某官道術淵微器猷宏溥更

險夷而不測其操踐中外而不易其心漢節初歸常折
董宏之妄楚郊卧治尤推汲黯之忠方傳報政之成已
報除書之下亟辭右輔復踐中臺邦人遮轍以願留朝
士舉酒而相賀吏曹三綜旣知水監之無私王體一謀
當見鈞衡之益重某屬驅軺傳阻造門闌

代何提舉賀范樞密啓

光膺睿命進貳中樞碩輔登崇溥天均慶切以天運無
積蓋由八柱之仰成歲功不虧亦自四時而分治矧媯
皇補天之際當商老和羹之初儻非心德之素同難冀
事功之必立伏惟某官器兼文武學備天人雖小善而

必爲臨大節而不奪入叅臺省著聞折檻之風外揔戎
機寔罷爭桑之釁負謗傷而精神益勵處閑散而聞望
愈隆逮神聖之纂臨屬風雲之感會念昔仁祖虛懷於
慶曆之間惟時先公奏對於天章之下謂道可行於反
掌而已亦至於容刀盛世難逢事空傳於故老嗣賢復
出天寶慰於斯民旣被召以旋歸遂干霄而直上千尋
廣廈欣然慰多士之心萬里長城足以制四夷之命某
夙登門仞久曠書牋方從沙汰之餘未卜棲翔之所側
聞進拜倍切驩愉巖石雖瞻尚鬱搢紳之論衮衣遂有
方疇區夏之情

賀門下呂僕射啓

微仲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左輔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當世大
儒斯民先覺毀譽莫爲之損益窮通靡得而變渝北斗
如高山深林人何可測巨源若渾金璞玉器孰能名卓
乎在搢紳之中屹然有公輔之望果踐西臺之峻遂躋
端揆之崇邱音喧騰士類交慶納忠有素詎湏德裕之
六箴應變無方不止姚崇之十事

謝潁州呂吏部啓

叨奉宸恩謬當藩郡境預四鄰之末潤霑九里之餘憑
几占書未進河南之牘采雲號體俄蒙郇國之函仰荷

謙冲退增悚愧恭以某官器周事變學造淵微出四世
五公之門遇千載一時之運文辭則操觚立就政事則
投刃皆虛荀氏八龍盡繼高陽之美河東三鳳尤推鸞
鷲之奇會公旦之相周俾伯禽而侯魯布宣詔令已成
師帥之功近省君親行陟股肱之任某承風茲又覲德
未遑企頌之懷敷宣罔旣

荅丁彥良書

某啓辱書及詩備悉雅旨且承邇來爲況甚休以感以
慰竊味詩之大意率多辛酸耿愴之旨君生長僚富貴
而喜作寒士語何耶因知詩非能窮人待窮然後工得

非政欲以此合古人語乎兼審薄挂吏議小累不足以
玷遠猷毋甚快快也知罷官里閭慕義嗜學是所以增
其志尚爾白玉微瑕千丈松礫石不害他日爲大器跖
弛之士自有御之者幸順時自愛區區不宣某再拜

與許州范相公

某再拜安撫相公閣下某淮海一介之士行能無取比
因緣科第獲列仕版又屬朝廷復置賢科而一二邇臣
猥以充賦名實乖戾果致多言相公當國憐其孤單不
即聞罷使得自便引疾而歸僥倖深矣比遇相公均逸
藩輔而某承乏之地實在節制之下疵賤無介紹不敢

以書自通眷眷私懷何以云喻豈圖相公過有採聽首
賜論薦使備著述之科檄書初至發函伏讀且喜且懼
蓋相公於某昔既有保全之賜今有論薦之恩顧惟狂
愚何以辱此屬拘官守不獲進謝門闌又不敢具啓事
以叙悃惓區區俗禮非國士所以報知己者也惟相公
裁察

祭監稅主簿文

維年月日具銜姓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歿故
監稅主簿之靈嗚呼賢才懿德宜顯周行以君德厚宜
享壽康仕既未達人其云亡顧天理之莫究茲僚友之
永傷嗚呼西風蕭颯長夜淒涼靈車戒道丹旌飛揚有
殽在俎有酒盈觴臨岐伸奠歸安故鄉尚饗

淮海後集卷第五

淮海後集卷第六 雜文

秦觀 少游

雜說

唐杜淦江夏人也自罷漢陰令居泗水上烈日笠首
 親督耕夫一年而食足二年而衣食兩餘三年而屋
 室完新六畜肥繁器用皆備自墾荒起家十五
 年為富家翁不假一人之力一毫之助彼嘗謂
 人曰夫忍恥入仕不困妻子衣食者幾希彼忍
 恥我勞力皆衣食耳顧我何如由功名之士觀之
 則誠為拘繫跼促人也若夫恬於進取安分潔已

者若無有取焉爾

通事說

文以說理為上序事為次古人皆備而有之後
世知說理者或失於略事而善序事者或失於
悖理皆過也蓋能說理者始可以通經善序事者
始可以修史

蠶書

子閑居婦善蠶從婦論蠶作蠶書

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充篚織文徐篚玄織縞
刑篚玄纁璣組豫篚織績青篚縠絲皆繭物也而桑土

既先蠶獨言於充然則九州先蠶事充為最乎予游濟河之

間見蠶者豫事時作一婦不蠶比屋詈之故知充人可

為蠶師今予所書有與吳中蠶家不同者皆得充人也

種變

臘之日聚蠶種沃以牛溲浴于川毋傷其藉迺縣之始
雷卧之五日色青六日白七日蠶已蠶尚卧而不傷

時食

蠶生明日桑或柘葉風戾以食之寸二十分晝夜五食
九日不食一日一夜謂之初眠又七日再眠如初既食
葉寸十分晝夜六食又七日三眠再又七日若五日

不食二日謂之大眠食半葉晝夜食三日健食乃食全葉晝夜十食不三日遂繭凡眠已初食布葉勿擲擲則蠶驚母食二葉

制居

種變方尺及乎將繭乃方四丈織萑葦範以蒼葭竹長七尺廣五尺以為筐建四木宮梁之以為槌縣筐中間九寸凡槌十縣以居食蠶時分其居糞其葉餘必時去之萑葉為籬勿密屈葉之長二尺者自後茨之為簇以居繭蠶凡繭七日而採之居蠶欲溫居繭欲涼故以萑鋪繭寒之以風以緩蛾變

化治

常令煮繭之鼎湯如蟹眼必以筋其緒附于先引謂之餽頭母過三系則系鹿不及則脆其審舉之凡系自鼎道錢眼并於鑠星星應車動以過添梯乃至於車

錢眼

為版長過鼎面廣三寸厚九黍中其厚插大錢一出其端橫之鼎耳後鎮以石緒總錢眼而上之謂之錢眼

鎖星

為三蘆管管長四寸樞以圓木建兩竹夾鼎耳縛樞於竹中管之轉以車下直錢眼謂之鎖星

添梯

車之左端置環繩其前尺有五寸當車牀左足之上建柄長寸有半匠柄為鼓鼓生其寅以受環繩繩應車運如環無端鼓因以旋鼓上為魚魚半出鼓其出之中建柄半寸上承添梯添梯者二尺五寸片竹也其上揉竹為鈎以防系竅左端以應柄對鼓為耳方其穿以閑添梯故車運以牽環繩繩簇鼓鼓以舞魚魚振添梯故系不過偏

車

制車如轆轤必活其兩輻以利脫系

禱神

卧種之日外香以禱天駟先蠶也割雞設醴以禱婦人寓氏公主蓋蠶神也母治堰母誅草母沃灰母室入外人四者神實惡之

戎治

唐史載于闐初無桑疋鄰國不肯出其王即求置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為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言蠶為衣則治繭可為絲矣世傳繭之未蛾而竅者不可為絲頃見鄰家誤殺繭全繭治之皆

成系焉疑蛾蛻之繭也欲以為絲其冲空不復可
嗚呼世有知于闐治絲法者肯以教人則貸蠶之死可
勝計哉予作蠶書哀蠶有功而不免故錄唐史所載以
俟博物者

書丁彥良明堂議後

祀國事之大者歷世洪儒碩生議論考訂往往自相違
戾丁俠以世家子早假蔭以官少年彊學援質有根抵
訶詆前載惜乎未能以此獻諸朝得付有司禮官博士
相與較正以備一代闕文君不能姑愛惜遵養以待古

錄龍井辯才事

熙寧九年秀州嘉興縣令陶彖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
笑非復平人令患之乃大出錢財聘謁巫祝厭勝百不
終莫能治是歲辯才法師元淨適以事至秀法師高僧
也隱於錢塘之天竺山傳天台教學者數百人又特善
呪水疾病者飲其所呪水輒愈吳人尊事之令素聞其
名即馳詣師具狀告曰兒始得疾時見一女子自外來
相調笑父之俱去稍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為木卯人死
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幃待君至自是屢來且有言
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
逼矣未知所趣願賜哀憐師乃許若因杖策從至其家

除地爲壇設觀音像於中央取樹木霏水灑而呪之三
遶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不復如他時矣明日復來結
跏趺座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荅曰會稽之東
卞山之陽是吾之宅古木蒼蒼師又問汝姓誰氏荅曰
吳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師曰汝柳姓乎乃
輒然而笑師良久呵曰汝無始已來迷已逐物爲物所
轉溺於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
延及無辜汝今當知魔即非魔魔即法界我今爲汝宣
說首楞嚴祕密神呪汝當諦聽痛自悔恨訟既往過愆
返本來清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去是夜謂兒曰辯

才之功汝父之虔無以加焉吾將去矣後二日復來曰
久與子遊情不能遽捨願一舉觴爲別因相對引滿既
罷作詩一章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今
日臨岐一盃酒共君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予聞其
事久矣元豐二年見辯才於龍井山問之信然

書王氏齋壁

皇祐元年余先大父赴官南康道出九江余實生焉滿
歲受代猶寓止僧舍未幾代者卒叔瞻之先君來領其
職事通家相好也至和元年叔瞻始生於南康後予迎老
母來爲汝南學官也而叔瞻亦奉太夫人間居於郡之西

郭時余之先大父母先人皆捐館而叔瞻之先君亦沒於瀘州皇祐逮今四十一年中間豐瘁得喪死生休戚不可悉記獨兩家之孤各奉其母相遭于此甚可悲也

題彭景山傳神

內殿崇班致仕彭崇仁字景山骨中有韜略吏事精密所至士大夫翕然稱之年四十不幸喪明家居無餘而目不可治如老驥伏櫪志未嘗不在千里聞北風則耳聳然自道觀之物無幸不幸以得喪觀之豈異世有所負耶然人之有德慧智術者常存乎疹疾惟深也能披剝萬象而見已安知景山不得之沉冥中耶

淮海間居集序

元豐七年冬余將西赴京師索文藁於囊中得數百篇辭鄙而悖於理者輒刪去之其可存者古律體詩百十有二雜文四十有九從遊之詩附見者五十有六合二百一十有篇次爲十卷號淮海間居集云

清和先生傳

清和先生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本出於后稷氏有粒食之功其後播棄或居於野遂爲田氏田爲大族布於天下至夏末世衰有神農之後利其資率其徒往俘於田而歸其僇疆不降者與疆而不釋甲者皆爲城旦春

賴公孫杵曰審其輕重不盡碎其族徙之陳倉與麥氏
谷氏鄰居其輕者猶爲白粲與鬼薪作已而逃乎河內
又移于曲沃曲沃之民悉化焉曲沃之地近於甘舌甘
公之邑也故先生之生以甘爲氏始居於曹受封於鄭
及長器度汪汪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有醞藉涵泳經籍
百家諸子之言無不濫觴孟子稱伯夷清下惠和先生
自謂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間而兼有其德因自號曰清
和先生云士大夫喜與之游詩歌曲引往往稱道之至
於牛童馬卒閭巷倡優之口莫不羨之以是名漸徹於
天子一召見與語竟日上熟味其旨愛其淳正可以鎮

澆薄之徒不覺膝之前席自是屢見於上雖郊廟祠祀
之禮先生無不預其選素與金城賈氏及玉卮子善上
皆禮之每召見先生有司不請而以二子俱見上不以
爲疑或爲之作樂盛饌以待之歡甚至於頭沒杯案先
生旣見寵遇子孫支庶出爲郡國二千石往往皆是至
於十室之邑百人之聚先生之族無不在焉昔最著聞
者中山宜城滏浦皆良子弟也然皆好賓客所居冠蓋
駢集賓客號呶出入無節交易之所在委積由是上疑
其濁小人或乘間以賄入欲以逢上意而取寵一日上
問先生曰君門如市何也先生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上曰清和先生今乃信其清和矣益厚遇之由是士大夫愈從先生游鄉黨賓友之會咸曰無甘公而不樂既至則一坐盡傾莫不注揖然先生遇事多不自持以待人斟酌而後行嘗自稱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人或召之不問貴賤至於斗筲之量挈瓶之智或虛已來者從之如流布衣寒士一與之遇如挾纊惟不喜釋氏而僧之徒好先生者亦竊與先生游焉至於學道隱居之士多喜見先生以自晦然先生愛移人性情激發其膽氣解釋其憂憤可謂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者邪王公卿士如灌夫季布李景儉相彬之徒坐與先生爲黨而

被罪者不可勝數其相歡而奉先生者或至於破家敗產而不悔以是禮法之士疾之如讎如丞相朱子元執金吾劉文叔郭解長孫登皆不悅未嘗與先生語時又以其士行或久多中道而變不承於初咸毀之曰甘氏孽子始以詐得終當以詐敗矣久之或有言先生性不自持無大臣輔政之體置之左右未嘗有沃心之益或虞以虛閑廢事上由此亦漸踈之會徐邈稱先生爲聖人上惡其朋比大怒遂命有司以光祿大夫秩就封宗廟祭祀未嘗見遂終於鄭仕於郡國者皆不奪其官初先生既失寵其交游往往謝絕甚者至於毀棄素行以

賈直自售惟吏部尚書畢卓北海相孔融彭城劉伯倫
篤好如舊融嘗上書辨先生之無罪上益怒融由此亦
得罪而倫又爲之頌與當世爲有故不著今掇其行事
大要者著于篇

太史公曰先生之名見於詩書者多矣而未有至公之
論也譽之者美逾其實毀之者惡溢其真若先生激發
壯氣解釋憂憤使布衣寒士樂而忘其窮不亦薰然慈
仁君子之政歟至久而多變此亦中賢之疵也孔子稱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先生何誅焉予嘗過中山慨
然想先生之風聲恨不及見也乃爲之傳以紀

法雲寺長老然香會疏文

竊以香者妙通法性冥動聞機大則香積如來令天人
而入律次則香嚴童子得羅漢而證圓通覺性之清嚴
破塵寰之濁穢肆求善友同結勝緣薦沉水之密圓斤
棗膏之昏鈍規模旣遠誓願尤弘若秣若圓得無礙法
非煙非火轉不退輪偶就印以成文常于空而作蓋無
前後去來之際有解脫知見之因擘乎若光明之雲佳
哉如鬱葱之氣反聞聞性八百之功德以成自覺覺他
億萬之河沙斯遍

越州請立程給事祠堂狀

浙水之東七州獨越爲都會凡七州之軍事督焉其地
西帶江北被海多雄山傑澤有桑麻魚稻藤萍竹箭之
饒土沃而流水清而不迫非舟車足力所會故其民喜
耕耨勤織紵尊本而薄末狡獪詆欺之弊視他州爲少
然以險阻之故豪彊惡少跌宕不逞之民一失其業則
往往什聚伍行剽攘攻劫於江海之上不時去之則蔓
延而成大盜矣爲太守者若審知風俗之厚刑政並修
則一方可以指麾而治不然雖備力勞心猶無益也熙
寧十年詔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廣平程公知軍州事
公素以治行稱天下越人無不踴躍竦企願見公之所

爲及至政尚簡肅不爲苟且苛細之事事至而後必行
亦無所假借發隱摘伏敏捷如神每得所謂豪彊惡少
跌宕不逞之民草斬而獸逐之至斷絕乃已於是距吳
際閩楚千里肅然盜賊不敢發川行途止如即其家獄
訟衰息風雨時至仍歲大穰乃禮賢俊仁老孤簡練士
卒繕修宮寺至於郵亭刻漏爲之一新頽廢偃僵斬然
俱起然後知公之才所遇縱橫無窮其所厭伏東西逆
銷變故於未形者多矣非特越人受其賜也使行且大
用於朝推其道於天下則其所就者又可量耶先是太
子少保南陽趙公有惠政於越旣去而公承其後故議

者謂近世越州之政未有如二公者南陽公常命畫史
圖太子少師天水趙公并公與已游從之像號三老圖
而越之好事者遂作三老堂以寘之元豐二年公還朝
郡之衣冠緇黃耆艾之士若干人乞留於部使者三為
之上不報因相與泣曰公去矣其像雖存於三老堂然
吾人之心未厭也聞公嘗帥洪福廣三郡三郡皆有生
祠豈越獨無有今寶林院者公之所興建也若即其地
為堂立公之像如三郡故事以慰吾人之思不亦可乎
衆曰然於是又以狀白使者請立公之祠堂焉是時某
適自淮南來省親將還越人謂某曰吾州更饑歉札瘝

之後程公實撫養而教誨之去年冬福州太守司諫孫
公嘗道于此具見其事今祠堂成有日矣謀為記且莫
如孫公者聞子與孫公鄉里且門人也蓋撫厥實以為
我請乎某既歎程公之政有以媚于民又嘉越人能大
其施而推報之也乃為論次其事并州之風俗具而載
之以備孫公之采擇焉

精騎集序

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
放喜從滑稽飲酒者游旬朔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有
彊記之力而嘗廢於不勤比數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

前所為而聰明衰耗殆不如曩時十一二每閱一事必
尋繹數終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然有勤苦之勞而
常廢於善忘嗟夫敗吾業者常此二物也比讀齊史見
孫奉荅邢詞云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心善其
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為文用者得若干條勒為若
干卷題曰精騎集云噫少而不勤無如之何矣長而善
忘庶幾以此補之

故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知成都軍府事管內
勸農使充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上護軍
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三百

賜紫金魚袋李公行狀 曾祖諱宗誼故不仕

祖諱知至故不仕 父諱東故任江寧府溧水

縣尉累贈特進

南康軍建昌縣李常字公擇年六十四李氏宗出唐宗
室郇公諱遠祖濤五代時號稱名臣仕皇朝為兵部尚
書封莒國公莒公少時仕於湖南氏有一子留江南公
其裔孫也故今為南康建昌人公少警悟好學彊記為
文章捷敏初若不經意而比成粲然屬寓深遠皇祐中
登進士甲科授防禦推官權江州軍事判官丁昌源郡
太夫人憂解官又丁光祿公憂服闋權宣州觀察堆官

監漣水軍轉般倉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奉新縣未行用
韓公獻肅薦爲三司檢法官神宗即位詔大臣舉館職
曾宣公以公應詔召試學士院除祕閣校理編校史館
書籍兼太常博士兼史館檢討置三司條例司檢詳官
看詳中書條例權判尚書考功改右正言同管勾國子
監公事是時王荆公輔政始作新法諫官御史論不合
者輒斥去公上疏力抵其非以爲始建三司條例司雖
致天下之議而善士猶或與之至於均輸之論與青苗
之法立公然取息傳會經旨以爲無嫌則天下固已大
駭而善士亦不復與矣時荆公之子雱與溫陵呂惠卿

皆與聞國論凡朝廷之事三人者參然後得行公言陛
下與大臣議某事安石不可則移而不行安石造膝議
某事安石承認頌爲呂惠卿獻疑則反之詔用某人安
石惠卿之所可雱不說則又罷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
在太夫陪臣執國命今皆不似之耶而其論青苗尤爲
激切至十餘上不已於是落職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
鄂州徙知湖州遷尚書祠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徙知齊
州州故多盜公至痛懲艾之論報無虛日盜猶不止他
日得黠盜察其可用刺爲兵使直事鈴下間問以盜發
輒得而不衰止之故曰此繇富家爲之囊使盜自相推

爲甲也官吏巡捕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公曰吾得之矣乃令得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盜賊遂清始公在武昌吳興政尚寬簡日與賓客縱酒笑詠吏民安樂之郡以大治於是世知公之才所值無不可也屬決河灌山東諸郡公捍禦有術部使者以聞降詔書獎諭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坐厚善直史館蘇公軾得其詩文不以告罰金寄祿格行換朝散郎遷朝請郎試太常少卿公去國十五年至是還朝士大夫喜見於色以謂正人復用也以職事對稱旨面賜三品服未幾試禮部侍郎兼昌府成車駕臨幸恩遷朝奉大

夫又遷朝散大夫上即位覃恩遷朝請大夫試吏部侍郎遷朝議大夫俄試戶部尚書詔百官轉對公以七事應詔一曰崇廉恥二曰存貢舉三曰別守宰四曰去賊貪五曰慎疑獄六曰擇師儒七曰修役法皆當時急務而其言役法尤合公論又取差免二法折衷爲書上之以爲法無新陳便民者良法也論無彼已可久者確論也又曰貧富俱出貲則貧者之所難堪使富者出貲貧者出力庶乎其可也大略如此遷中大夫除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初元豐河決小吳神宗以河勢方趨西北難以力回詔勿復塞須其自定增立隄防

而或者以謂非悠遠之策請開澶淵游河分殺水勢又
欲自蘇村口截爲隄導還故處詔遣公視之還奏非便
又遣吏部侍郎范公百祿給事中趙公君錫覆視奏與
公合而或者猶執前議銳於興役法朝廷疑之至是公
申論其弊章六七上而其役竟罷之又請分詩賦經義
兩科以盡取士之法別自致因人爲兩塗以究省官之
術其忠言讜論蓋不可以一二舉至於因時乘間導迎
和氣者多密以啓聞故莫得而知也俄守兵部尚書固
辭不受懇求外補章屢上遂出知鄧州數月徙成都府
行及陝府閬鄉縣暴卒於傳舍實元祐五年二月二日

也累勲至上護軍隴西郡侯公風度凝遠與人有恩意
而遇事彊毅不爲苟合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異其爲
助而抵之廼力於他人荆公嘗遣雩喻意曰所爭者國
事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況朋友乎自存益確
士論以此歸之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
僧舍後身雖出仕宦而書藏於山中如故每得異書輒
益之至九千餘卷山中之人號李氏山房仲兄布蚤卒
事其嫂張敬甚撫其子秉彝如己子自奉清約所俸入
多少以賙親族捐館之日無贏貲朝廷聞之常賻外特
賜五十萬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初娶狄氏襄陽博望

主簿之女蚤卒贈某縣封遵度亦俊傑士寶元慶曆間
以文章顯名再娶魏氏光祿卿琰之女亦蚤卒贈遂寧
郡君又娶遂寧之弟封安康郡君子男四人長曰攄揚
州江都縣尉早卒次曰遵承奉郎次曰遂承務郎次曰
迢承務郎女三人長適郢州長壽縣主簿孫端次適郊
祀齋郎丘揖次適進士黃叔敖諸孤自閩鄉扶柩南歸
而公之伯兄時爲江南西路轉運使遂以其年十月丙
午葬公于南康軍建昌縣千秋之原前期諸孤請狀公
之行治而公之美實多難以具著著其出處終始之大
者以告諸史氏謹狀

淮海居士文集後序

元祐中海內之士望蘇公門墻何止數仞獨高郵秦君
與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四人者以文章議論頡頏其
間而秦君受公之知爲最深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薦于朝且上其文汲汲焉不啻若己出王介甫平時重
許可得其詩文於蘇公自謂嘗鼎一臠使奄而大嚼飫
味其餘又不知作何等語也抑由養之於中博洽宏深
故發越於外宜乎粹然一出於正足以關治道而補名
教者具於淮海所載是也至於感興詠懷間於歌詞世
之淺薄往往謂尤長於樂府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惜

高郵存更兵火索囊善本訛舛失真里人王公定國之
牧是邦剗裁豐暇開學校以先士類謂捨匠石之園而
掄材於遠天下之大弊以公之文易於矜式搜訪遺逸
咀華涉源一字不苟校集成編總七百二十篇釐為四
十九卷板置郡庠使一鄉善士其則不遠可謂知設教
之序矣嗚呼士有窮而榮達而拙者公平生仕進奇蹇
不偶竟不如志一何不幸至其為文有蘇公以主盟於前
王公以膏馥於後將彌億載而愈光又何其幸耶乾道
癸巳正月望日左朝奉大夫試給事中兼 侍講三山
林機景度叙

高郵軍學淮海文集計四百四十九板并副葉標背等
共用紙五百張

三省紙每張二十文計一十貫文省

新管紙每張一十文計五貫文省

竹下紙每張五文計二貫五百文省

工墨每版一文計五百文省

青紙標背作一十冊每冊七十文計七百文省

官收工料錢五百文省

軍學諭韓 濤 林 涇 楫 校勘

左修職郎高郵軍錄事參軍兼推官兼教授趙 伯膺

右承事郎權發遣高郵軍管學事兼管勸農營屯軍事王 定國



寄藏

文廟宋元刻書跋

長昭夙從事斯文經十餘年圖藉漸多意方今
藏書家不乏於世而其所儲大抵屬輓近刻書
至宋元槧蓋或罕有焉長昭獨積年募求乃今
至累數十種此非歎在我之為艱而即在西土
亦或不易則長昭之苦心可知矣然而物聚必
散是理數也其能保無散委於百季之後乎孰
若舉而獻之於 廟學獲藉

聖德以永其傳則長昭之素願也度以宋元繫
三十種為獻是其一也
文化五年二月

下總守市橋長昭謹誌

河三灰書

